

螭霖鱼

——游走在泰山溪水中的精灵

□卢书忠

泰山有神水、神豆腐、神鱼。假如你来泰山，一定会“目遇之而为神”。就像泰山石敢当——男神与泰山螭霖鱼——女神的故事，铺排开来，那样美丽，那样令人心旌荡漾，心驰神往。

——题记

友人来泰山，问泰山有何名吃。搁以前，我们只能羞涩道：白菜豆腐水啊！但是白菜、豆腐、水，哪里都有，所谓黄芽白菜、神豆腐，也神不到哪里去。水是相当可以。有好水便有好鱼。

现在我们会喜滋滋地说：请品尝泰山螭霖鱼。友人会误听，什么？赤鳞鱼？我们会说：赤鳞鱼，也不错，你看它通体酒红，是“赤”的，然视之，鱼刺骨却清晰可见。个头极大，至大者三五年亦不过20厘米，然而却是“鱼中之龙”，写作“螭霖”，鲜美至极，入口即化。

我用手在空中或桌子上，像写大字一样比画，愈加神采飞扬：泰山螭霖鱼，稀世珍品，唯泰山山腰地带，海拔300至800米溪涧中存活，余皆不可得。

友人大惊，视之品之，点头称赞，不绝如缕。

泰山螭霖鱼，我称它为游走在泰山溪水中的精灵。

有关方志记载：“螭霖鱼方头巨口，龙须龙目，全首似龙而无角，因得‘螭’字，以其性喜雨而得‘霖’字。有补脑益智、生津降浊、养颜补气、延年益寿、明目聪耳、坚齿健身之功效。”因其难觅、难捉、难养，极其名贵，一般殊难吃到。

民间有“螭霖鱼不下泰山”的说法，意思是它一旦离开泰山溪水，便无法存活。对海拔和温度变化极为敏感。

作家毕玉堂、画家陈全胜，对传说中的螭霖鱼垂涎已久，两人曾相约到泰山溪谷中捉螭霖鱼。从早上到傍晚，从花开到花合，直到夜空中弥漫了星月，一条也没有捉到。不服气，第二天再去捉。小小螭霖鱼和他们玩起了“封禅史”的游戏。它们躲在岩石下，就是不出来。毕玉堂想了一个办法：

以石或木，旁敲侧击，使其出动。小鱼儿果然中招，有一条还被敲晕——迅速用手捧了，十二分小心地“养”在石光梁的石窝里，又加溪水，再去捉。回头，小鱼儿不见，原来已化作精灵而去。

毕玉堂、陈全胜只得停止动作，对山而坐，望鱼兴叹。不，望谷兴叹。

我听他俩讲捉鱼的故事，转喜为嗔：泰山螭霖鱼如此之神物，怎能用石块、木棒对待它？

旧时帝王螭霖鱼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一开始还是小贵。讲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。说是娘俩，来泰山游玩，要吃饭，看图下菜单，有一种鱼叫赤鳞鱼，每条89元。心想89元一条鱼啊，够吃了，就只点了一条鱼，静静地等。鱼上来，视之，指头般大小，可怎么能吃饱？并未纠纷，知道螭霖鱼得来不易，便改点了煎饼卷大葱，白菜豆腐水，一饱口福。

如果只看外形，不辨食味，螭霖鱼类似我们小时候常见的小窄条。我曾有《小窄条美若螭霖帖》，记述这个“退而求其次”的过程。

话说那中书省，嘴里一时淡出鸟来，欲寻一味螭霖鱼而不得，心心念想起了家乡的小窄条。眼见春来冬来，天寒地冻。那浪里白条偏辍了一条小船，武装了皮靴罩衣，皮裤哥也似，下湖要网一网鲜鱼，喝浑家来卖，倒也不负了家住汶水之源、瀛汶河边的名头。一网下去，果然好多小鱼儿！但见：夕阳里银光乱闪，细网络窄条上下。大声呼了提篮持卖则个。那娘子虽则寻常作粗朴丫头使唤，却是眉眼娇俏，模样受看，颇收拾得好看。当下迎风而立，腮若桃花，腰裹小蛮，大小鱼儿，一字摊开，活蹦乱跳。那中书省浪游山水，早就觑见，口里寡淡，思想鱼鲜，正中下怀。下马唱个诗，笑问：“娘子一向可好？只这小小鱼儿，秧子也似，如何舍得打将它上来？”那妇人略正衣襟，深福一福：“大官人多日不见！好叫大官人得知，这鱼儿虽小，却跃得浪尖；苗儿不大，却入口滋味！鱼儿名窄条也者，正言其活泼泼也！大官人久居泰安府，瀚海千里，人杰地灵，便是那养殖的螭霖小妖精，滋味若何？与奴家这山川里的湖鲜，比不得一星半点！”又道：“况奴家官人手足道冷，才得得些许，捱过几日，鱼皆化龙，怕是破冰也不得哩！”中书省喜她口齿伶俐，又见龙门鱼跃，当下称量，怕不有三两斤！麻利扫了一码，妇人深谢银两。别过归家……慌忙整锅埋灶，盘择小鱼，颇费了些功夫……椒盐腌渍了，略沾面粉，啞啦一声，入锅油煎，金黄酥嫩，香飘十里。忽闻啼哭，原来馋煞隔壁小孩也……夫人自京归省，喜不自胜，接风洗尘，吃酒，不觉微醺，盘桓良久……正是：

不吃鲤鱼脍，
偏好小窄条。
老发少年狂，
大雪满弓刀。

夏天，人得山来，此地名唤沙岭，山岭重重，古木郁郁，岩石森森，溪水淙淙。这是泰山螭霖鱼养殖基地。

螭霖鱼现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千万条螭霖鱼从此鱼贯而出，跃上食客餐桌。鱼虽养殖而品质不变。二三十元，即可品尝到泰山的神物了。

突然想到了李白。李白在东鲁写诗，他说：“鲁酒琥珀色，汶水紫锦鳞，携物赠友人。”有人便据此生发，说此处紫锦鳞指的就是泰山螭霖鱼。对“李大嘴”及“大嘴解说”，我也不太相信。汶水就等于泰山溪水吗？什么螭霖鱼？小窄条还差不多！

有人说，泰山螭霖鱼与洱海油鱼、弓鱼，青海湟鱼，富春江鲟鱼齐名，被誉为五大名鱼。这是胡说。我更反对把一种特产与另一种特产类比。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游走在泰山中的精灵就够了，还需要比吗？比比比！

来泰山，我请您吃螭霖鱼。

泰山有神水、神豆腐、神鱼。假如你来泰山，一定会“目遇之而为神”。就像泰山石敢当——男神与泰山螭霖鱼——女神的故事，铺排开来，那样美丽，那样令人心旌荡漾，心驰神往。

大羹有味是个“糝” 康乾喝过 咱也喝过

□卢书忠

马作的卢飞快。
真快，小满就要到了。

小满，小得盈满。麦子拔节生长，咔嚓咔嚓；麦子开始灌浆，咕咚咕咚。

我匍匐在大地上，听到了小满热情的呼唤，感觉到了她的喘息，抚摸到了她的丰腴。

借小满的由头，我一早寻胡同去喝糝。糝有牛肉糝，牛骨慢熬，醇厚香浓；鸡肉糝，鲜润清淡，老少皆宜；羊肉糝，温补驱寒，四季欢乐颂。糝汤上面飘着鸡蛋花，下面则沉淀一把麦仁——五谷之破壁谷粒。七日不食，藜藿不糝。这就是我在小满到来，一定要喝糝的原因。

糝由回族美食演变为大众美食。喝糝的境界，不在殿堂，而在于胡同。糝汤这种大碗麦仁牛羊肉美食，与胡同兼具北方风习，最是贴切。寻串胡同，拣一副僻静座头坐了，叫一副牛肉糝、油条、三袋子（牛的第三个胃）——“三件套”，食量惊人者再叫三五十个牛肉包；糝汤里面上加葱末姜末、辣子胡椒，喜欢的还可以调点醋或麻油，慢慢坐喝。时光快呀，这就又要吃新麦了。时光慢呀，慢起来一吃一喝都是好时光。

糝，不读 shen（一声），读 sa（二声），号称“米中人参”。据说这一文化结构来自东晋王羲之，他把它写作“米参”。人们知他是书圣，笔走龙蛇，襟带山河，久而久之，便写成了“糝”。但我觉得，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。

不知临夏、宁夏的回族兄弟有没有这道美食，但糝风行于泰沂山区、运河两岸，人们大快朵颐，乐此不疲，的确如此。

推究起来，糝真正的文化源头出自《礼记》。最早记载古代王室、贵族饮食的系统文献《礼记·内则》上说：

羹食：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。糝：取牛、羊之肉，如一，小切之。与稻米，二米一肉，为糝。
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

羹这种食物，从诸侯贵族到普通百姓，不分等级贵贱，人人都吃，是上古最

普及的日常汤食。

而糝呢，是取牛肉、羊肉，等量混合，切小丁，和稻米搭配，两份米、一份肉，煮成肉米羹，就是上古的“糝”。

后来，麦仁代替了稻米。难怪康熙、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，都在我大山东喝上一碗糝汤呢。

我不是什么探店做广告的美食博主，咋咋呼呼说不出个豆来。但我喜欢品尝各类大餐、各种小吃，并且喜欢和米粉白粉分享。

大羹有味是读书，大羹有味是喝糝。糝汤下肚，口吐芬芳，有诗奉上。

其一：

千年一问，这是个啥？
啥者糝也，康乾回答。
小麦仁心，五谷精华。
大羹有味，葱姜蒜麻。
三袋加餐，油保早茶。
肉汤和胃，中正不邪。
清真至香，战没有它。
客店十千，米家弥家。
七日不食，藜藿不糝。
朝夕得矣，风生呼啦。
胡同更好，约变莲娃。

其二：

烟袋巷子深，
吸粉早行人。
一碗糝汤热，
三袋是清真。
寿君开胃蕾，
餐风伴露饮。
有情天未老，
小满日月新。

这一碗糝汤，康熙、乾隆喝过，咱们，也喝过。



明清时期，泰山脚下那些“杠子头”官吏们

□韩庆伟 颜雯雯 刘琳琳

泰山，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，不仅是帝王封禅、百姓祈福的圣地，还是一个承载着深厚道德理想与文化品格的文化符号。在泰山脚下，有一群人，他们不是帝王，不是名将，却在百姓心中活成了一座山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良吏。历代良吏以清廉、刚正、爱民、兴教的实际行动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泰山良吏文化”，书写了一部与“封禅史”同样厚重、却更接地气的“良吏史”。

●泰山之“正”——敢骂侯爷的戴经

泰山文化讲究“稳如泰山”“重如泰山”，更讲究一个“正”字。

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浙江嘉兴人戴经出任泰安知州。当时的泰安是“东岳巨镇”，士大夫登山祈福频繁，官府开销巨大。前任们多是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对权贵的种种要求尽量满足。戴经却偏不。他大幅缩减经费，不媚上官。百姓感念，权贵记恨。最著名的一件事：京师尼姑赴泰山上香，陪同的侯爷竟要求戴经向尼姑下拜。戴经当场怒斥侯爷“青缘攀附”，眼中无“义”，气得侯爷脸色铁青。

正德皇帝欲亲祭泰山，上司令戴经敛财迎驾。戴经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即便以身殉职，我也不愿鱼肉百姓！”结果可想而知——被弹劾贬官，弃官归田。

他有多清廉？到任时两个箱子，离任时还是两个箱子；曾暂取官资缙绅布赏捕盗者，离任时坚持用自己俸金补还。州人称赞：“一私不行，一钱不取。”

这就是泰山文化中的“正”，宁折不弯，刚正不阿。

●泰山之“仁”——傅镇邦与傅公街

泰山文化的另一个核心

是“仁”，是“厚德载物”。

清初顺治年间，百废待兴，泰安土地瘠薄，民无余粮。辽宁辽阳人傅镇邦以荫生任泰安知州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招抚流亡，恢复生产。

当时全国统一清丈地亩，步弓尺寸各地不一。傅镇邦以“土瘠民贫”为由，据理力争，最终确定了四尺步弓法。百姓欢欣鼓舞。他清丈地亩，豁免盐当两商钱粮的事迹，被刻在《关帝庙地界四至碑》上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，傅镇邦在城北旷野建房招商，此地几年后发展成繁华市巷。百姓自发将这里命名为“傅公街”，并把傅镇邦附祀于城西门的包公祠中。

一条街，一座祠，一个名字，这是百姓能给一个官员的最高礼遇。傅镇邦的治理，正是泰山文化“厚德载物”“以民为本”的生动写照。

●泰山之“文”——毛激与“山东小学第一”

如果说戴经代表了泰山之“正”，傅镇邦代表了泰山之“仁”，那么毛激则代表了泰山之“文”。毛激，四川仁寿人，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、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、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三次出任泰安知县。他是泰山良吏中最为全面的一位。

保护文物，他毫不含糊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秦篆刻石被盗。那是泰山最珍贵的文物之一。毛激“大索十日”，迫使窃贼将国宝弃于城北门桥下。他还捐银千两，重修和圣墓、蒿里山神祠。

创办新学，他倾尽心血。毛激自捐俸禄，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等学堂，开设外语课，搜集中外书籍、科学仪器。又设师范学堂、半日学堂、阅报所，将全县分为五大学区、三十一小区，共建小学一百八十五所。山东巡抚周馥看到后，由衷赞叹：“山东小学第一！”

革除陋俗，他敢动真格。泰山舍身崖旧有投崖祈寿之俗，毛激下令禁止，严加防御。

美化泰山，他走在前列。他在金山、虎山、岱顶等处植树造林，设农桑会，这是泰安最早的林业组织。又建西溪石亭、酌泉亭，修复对岱亭、环翠亭。

一个官员，既抓文物保护，又抓文化教育；既抓风俗改良，又抓生态建设，这在今天看来，依然是一个“全能型选手”。陈荣昌在《兴学记》中赞曰：“泰山之石兮，以铭公之绩兮；汶水之流兮，吾以拟令君之泽兮。”

天看来，依然是一个“全能型选手”。陈荣昌在《兴学记》中赞曰：“泰山之石兮，以铭公之绩兮；汶水之流兮，吾以拟令君之泽兮。”

●泰山之“重”——萧大亨与“单骑出塞”

泰山之“重”，是“一言九鼎”的分量。萧大亨，泰安本地人，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进士，是泰山籍良吏的代表。

他长期镇守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。当时鞑靼频繁犯边，朝中主战声浪很高。萧大亨却力主和议。他不是怯战，而是深知：战争，百姓最苦。哈不慎犯边，萧大亨“单骑出塞”，晓以大义。火落赤等部破洮州，朝议欲战，萧大亨力排众议，主张“抚顺剿叛”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。但他也绝不“做和平花瓶”，“一意修备”，加固城池，操练兵马，使和平更有保障。入朝为刑部、兵部尚书后，他两次弹劾辽东税监高淮，表现出超人之胆识。他还著《夷俗记》，详细记录鞑靼风俗，为民族关系研究留下珍贵文献。

一个泰山之子，在边塞、朝堂上展现了“泰山之重”与“泰山之正”。他不畏权贵、不轻启战端、不忘文教，是泰山文化“重义轻利”“崇德尚贤”的杰出代表。

●泰山之“实”——张迎芳与“张橛子”

在泰安百姓口中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外号——“张橛子”。橛子，就是木桩子，钉在那里，纹丝不动，又硬又直。

张迎芳，湖北应城人，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任泰安知州。他勤政爱民，事必躬亲，偶有失误，便自打耳光。康熙东巡，他不扰民，只简单清扫。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：他常骑驴下乡，系驴于树下，自呼“州官来了”，百姓围拢，有冤即断。这哪像个知州？分明是个“村官”。宗人府李廷松致祭泰山，索要渡船。张迎芳怒曰：“汶河枯水，实在不行，我自背您渡河！”李廷松只好收回命令。百姓感念，立“张公渡”碑。

他卒于任上，遗产仅几筐图籍。《聊斋志异·一员官》中的“张橛子”，写的就是他。蒲松龄笔下，一个“橛子”官员，成了千古绝唱。

●泰山之“崇”——赵国麟与青岩书院

赵国麟，泰安人，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进士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。他是泰山籍良吏的又一代表。

在内黄县大灾时，他开仓放粮数万石，救活数万百姓。黄河决堤，他率亲率吏昼夜严防，捐银加筑河堤，筑太行徒百里，开支河数道，长垣自此无水患。任福建巡抚任时，当地有女子殉夫陋俗，他上疏革除。他还奏请开放陕煤矿，为便民利。乾隆帝称其奏请“无私心”。

他有多清廉？死后留给子孙的只有一屋古书。藏书多善本，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《孙明复小集》即其所藏。他创办青岩书院，亲自主讲，求学者数百人。这是他最大的贡献。任福建巡抚时，他常到鳌峰书院讲学。钱塘陈兆伦称：“坐一日抵十年养气。”

一个大学士，以藏书传家，以书院育人，这正是泰山文化“崇文重教”“清廉自守”的深厚传统。

●泰山之“化”——徐宗干与“泰安十年”

徐宗干，江苏通州人，清嘉庆年间进士，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起任泰安知县，任职十年。他是“奉法循理”的典型。

泰安境内“掖刀会”横行，他率壮丁入山，擒获匪首，驱散余党，徂徕一带重获安宁。

马劳氏为母祈愿，自焚于岱顶。有人请旌表，徐宗干不允，撰《爱身崖说》驳斥舍身之荒谬，垒高墙，设巡查，禁绝陋俗。

他捐银千两，倡修岱麓书院，购经史、聘名师、亲授课，制定条规，使书院兴盛，人才辈出。又建醴泉义塾，定《义学条规》，规范教学。

他修《泰安县志》，体例独创，学界评价极高。建文峰塔于社首山，提倡文教。摹刻孔子像于孔子崖，重修和圣祠、五贤祠，作《景贤咏》六章，崇祀孙复、石介、萧大亨、李汝桂、宋焘、赵国麟。

他还整修泰安至界首大道四十五里，建桥七座。倡议捐救火器具，劝民蓄水。移存秦篆刻石，保护文物。

离任时，百姓“攀辕遮道”，奉衣伞不绝。徐宗干用十年时间，诠释了什么叫“以文化人”。

●共性——泰山良吏的七张面孔和一个灵魂

戴经、傅镇邦、毛激、萧大亨、张迎芳、赵国麟、徐宗干——七张面孔，七个故事，却有一个共同的灵魂。

清廉自守，以俭养德。戴经“一钱不取”，张迎芳“室无长物”，赵国麟“身无长物”。清廉是良吏的共同底色。

刚正不阿，不畏权贵。戴经怒斥侯爷，张迎芳号称“张橛子”，萧大亨弹劾高淮。他们不附势、不媚上。

爱民如子，以民为本。傅镇邦招抚流亡，毛激捐俸办学，赵国麟开仓放粮。百姓疾苦，永远放在首位。

兴教崇文，以文化人。毛激创办新学百余所，徐宗干复兴岱麓书院，赵国麟创建青岩书院。他们深知“教化”是治道之本。务实勤政，不务虚名。张迎芳骑驴下乡，戴经缩减经费，萧大亨“一意修备”。不搞形式主义，不务虚名。

这五种品质，与泰山文化中的“正”“仁”“重”“文”“实”高度契合。

泰安历史上的良吏，以清廉、刚正、爱民、兴教的实践，在泰山脚下书写了一部动人的“良吏史”。他们或来自江南，或出自辽东，或生于蜀地，或长于泰山，但都在泰山文化的熏陶下，成为百姓心中的“青天”“大贤”。

泰山良吏文化，是泰山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脉。它不仅是历史的回响，还是当代的镜鉴。愿泰山良吏的精神如泰山一样，永立于天地之间，激励后人。

作者单位系中共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（泰安市地方史志研究院）

